

纪念程毅中先生

日月无忘初心在——怀念程毅中先生

□ 陈红彦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

3月22日上午，在办公室对着电脑，噼里啪啦地敲击着键盘，突然发现在微信朋友圈里面有两条消息，程毅中先生于凌晨去世。发消息的不是中华书局的人，尽管知道程先生1月10日开始生病，又不知消息是否确实，所以犹豫着，不敢问。到11点多，有了中华书局同仁发出的消息，我拨通了有庆兄的电话，有庆略带沙哑的嗓音，说了先生最后一个月的情況，最后的一个月程先生从医院回到家里，在姐弟三人的陪伴中，安详地离开了人世。

因为和有庆住楼上楼下，经常会在上下电梯时遇到，而去年底到今年初有好久没有见到，又快到春节了，于是2月初的一天打电话问问有庆身体如何。2月7日，有庆兄在医院陪护程先生后回家路上，到我办公室小坐。说程先生肠梗阻入院，出现了谵妄的情况（谵妄的症状是在空中看稿、交流）。可能会做手术，听着不禁担心起来。程先生一向身体很好，90高龄时依然坚持锻炼，走路用健步如飞形容，一点儿也不夸张。但毕竟年过九十，手术还是充满挑战的。本想去看望病中的先生，但春节后我咳嗽一直没好，担心传染，所以未能成行，也就很遗憾地没有能见先生最后一面。闻此噩耗，不禁回想起先生一直以来对我和我们部门的关心爱护。程先生的大作多经有庆兄赠我学习，看着先生在书上的题字，不禁潸然。

初识程先生是从有庆兄开始的。我1987年入职国家图书馆善本部，分配到善本组，刚刚进入职场，一切都很陌生，不仅环境不知如何适应，工作也不知如何下手，心里总是忐忑不安。办公室里一位大眼睛男孩面带笑容，友好地打招呼——你喜欢打球吗？于是工作以外，从乒乓球开始，到后来一起打排球、搬迁前的清点、搬家装箱、写目录卡片、春节走访陈恩惠老先生等……便都是在有庆的带领下参与其中。很快我便融入了善本组这个友善温暖的大家庭，因为当时在组里年龄最小，也得到了大家的关照。这也是后来几番机会可以调出国图，却不舍这样一群人而作罢的原因。后来从组里其他同事那里知道，有庆兄的父亲竟是在大学几年不断有老师提到的程毅中先生。我结婚后住万寿路，离程先生住的翠微路只有一站的距离，去几次家里和程先生、顾阿姨逐渐熟悉起来，对程先生全家每一位成员的性格中共同的友善感受颇深。2010年，我在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工作时，3月25日，曾经应有庆兄之邀参加过程先生的八十寿宴，看到程先生与学界大咖、同事以及我们这些晚辈的交流，更加深了这样的印象。也因为有这样的交集，程先生在我心里更多地是长辈，如亲人。

记忆中，善本部以及后来古籍馆的工作受惠于程先生的颇多。2001年，与张志清、苏品红我们三位组成了善本部历史上最年轻的领导班子，因为年青，得到了前辈们的垂爱，也得到各方的支持、扶植，至今回忆起来仍感觉到很温暖。那年，在安平秋、杨忠、曹亦冰等

老师的支持下，善本部承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传统，开始了面向公众的公益讲座——“中国典籍与文化”系列。这年的7月22日，程先生面向到馆的读者开讲，题目是“明代小说的盗版与委托”，先生准备充分，内容既严谨又通俗易懂，从典籍讲文化，让听者受益匪浅。

程先生国学根底之厚令人仰慕。2015年春节前，央视组织全国性的春联撰写比赛，为普及春联知识，古籍馆在“文津讲坛”历史文化系列讲座中，开了几期讲座。八十五高龄的程先生讲座的题目是“春联与传统文化”，程先生从传统文化、讲述对联、楹联、春联；讲平声、仄声，讲写联用普通话还是古音。雅俗共赏的春联在程先生的生动有趣的讲述中进入了听众的年节生活。先生还与时俱进，不仅说这个文化习俗很重要，可以让人在学习鉴赏中提高文化内涵，还讲核心价值观。讲座中先生回忆1983年中央电视台18万幅春联请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初评的事情，恰好我在那年刚入学，参加过那个初审，记得当时白化文先生用生动的语言讲评审的要求，对于学古典文献的学生而言，也是很生动的一课。

2002年“中华再造善本”工程启动，程先生以出版家和学者的身份被聘为编委，并全程参与工程。第一次一起工作是在2002年的5月4日—6日，北京西山大觉寺，程毅中和李致忠、丁瑜、傅璇琮、许逸民、白化文、吴书荫、杨成凯、崔建英等专家带领善本部的年青人从“善本总目”中遴选再造的对象，边选目边琢磨项目收书原则。之后再造善本开始组织给每书撰写提要。当时大部分人都没写过这样的提要，于是一群“菜鸟”撰写的提要让程先生和其他先生们费了好大力气修改。但每人写了几篇过后，在先生们的教导下，大家掌握了方法，逐渐写得像模像样儿了。工程进展中间华盛中天咨询公司受托进行审计，程先生也作为专家参加，严把质量关，为的是对使用者负责，也是对历史负责。记得在那期间，程先生还以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的身份向上呈文，对陆续开展的数字化工作进行剖析，对一些机构数字化时对底本不加选择便进行数字化并在网上发布，表达了对误导读者、将来会出现劣本代替优本的担心。希望有组织地开展数字化建设，提供好的底本，以免误人子弟。

2005年10月10日，《人民日报》以通版刊登了中华再造善本专家访谈，程先生作为受访的专家之一，在访谈中说到“过去私人藏书大多秘不示人，用意是珍惜自己的藏本，其好处是在很大程度上保存了善本，坏处是制约了大众甚至学者的使用，使文献的价值得不到发挥。建国以来，私人藏书通过各种渠道集中到各图书馆、博物馆等公藏单位，但在藏书单位的文献首先是文物，使用的时候仍然受到制约。以前曾经通过把文献进行缩微复制、影印制作了一部分，但缩微胶片无法向学者提供全面的信息，无法满足学者研究的需要。影印出版又缺乏整体的规划。原来的需求无法实现。所以这次再造善本可以说实现了我们原来若干年的愿望。”

再造善本一期完成后，2008年，再造善本续编二期的选目开始启动，程先生一如既往地以其渊博的学问和严谨作风参与其中。2007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启动，程先生又成为文化部聘请的“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继续在古籍的保护、传承、传播中奔波，建言。先生对古籍工作的贡献也深深地影响着我们这一代人。现在再造善本期待着第三期的启动，可是程先生留给我们的却已是远去的背影。

2022年是傅增湘先生诞辰150周年，我提议在古籍馆主办的两个刊物《文津学志》和《文津流觞》各出版一个专辑，以纪念傅增湘先生对国家图书馆藏书的巨大贡献。程毅中先生与傅增湘先生文孙傅熹年先生同为中央文史馆馆员，两家情谊颇深，我就想请程毅中先生

为《文津流觞·傅增湘特辑》题词，并委托负责《文津流觞》具体编务的同仁林世田和有庆兄联系。有庆兄接到电话当即代表父亲同意，并说父亲因颈椎压迫引起手指疼痛麻木，一般不再应允题字，但傅先生的特辑一定要题，但只能用毛笔题写小字，并望古籍馆代为拟词。为编好傅增湘先生特辑，古籍馆编辑队伍做足了功课，更是重温了傅熹年先生1997年在《北京图书馆馆刊》1997年第3期上发表的《记先祖藏园老人与北京图书馆的渊源》，其中傅熹年先生写道：“先祖在藏书日富、校书万卷后，即日益感到自己‘守先待后’的重大历史责任。其一是善本、校本之及时传播，其二是身后善本秘笈之归宿。”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我们觉得这是对傅增湘先生最好的历史定位，就建议以“守先待后”作为程毅中先生的题词，程毅中先生非常赞同。很快有庆兄带来了先生的题词，我们扫描之后，征得有庆兄的同意，把先生的手泽永久收藏在国家图书馆。

得知先生遽归道山，馆领导委托古籍馆代馆拟唁电，我们请有庆兄工作时所在的善本组的刘鹏博士完成此项任务。在国家图书馆发给中华书局及程先生亲属的唁电中这样写道——

中华书局并程毅中先生亲属：

惊悉程毅中先生遽归道山，国家图书馆全体同仁不胜哀痛！

先生矢志于古籍出版、整理、研究、保护事业七十载，淹通文史，尤精说部；嘉惠学林，四海同仰。生前身膺古籍保护专家委员会、《中华再造善本》编纂委员会委员重任，建言奔走，为我馆及中华古籍保护事业贡献良多。先生哲嗣，积学承志，劳绩颇著。我馆上下受惠于先生一门，亦以深矣！今先生以鲐年身归极乐，敬祈节哀抑恸，善自珍摄，以慰众望。

梁木虽折，芳烈永著；哲人未远，鸿业惟新。程毅中先生千古！

国家图书馆全体同仁敬上

2024年3月22日

作为受惠先生最多的部门，刘鹏也为古籍馆拟一挽联，作为古籍馆同仁对先生的深切缅怀：

燕园承学，书局操尺，大道显晦靡常，乾坤犹存公本色。

文章探骊，说部穷奇，微言兴继有数，日月无忘子初心。

程毅中先生千古！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敬挽

3月26日，去八宝山送别先生，天阴阴的，却没有下雨。瞻仰先生的遗容，一如在世时慈祥。回馆的路上，想着用部门主编的《文津流觞》把先生对我们的关心支持记录下来，权当对前辈的缅怀和纪念。毕竟，不忘记就是永远在一起。

2024年3月末